

谨以此书献给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遇难75周年仪式。

腥风血雨 南京

明妮·魏特琳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日记、书信和电文

南京出版社

Leaves from my diary started on August 12. Thursday. In a conference the opening of G... was suggest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r schools in Shanghai, and other danger are... Much time has been spent and funds too working out telegrams and... We... to give entrance tests on next Monday. Both Shanghai and Nanking. Whether or not we can get out questions through to Shanghai whether or not students will appear for the tests remain to be seen.

August 13. Friday. All communications with Shanghai cut. Ronald Rees came in from Kull... going to... some people in Nanking... going down to Shanghai. He finds that he cannot get to Shanghai by boat, train or even airplane. People in the city seem very much frightened. Many are going to... to smaller places and even into the country. Sie Wei-ping and her children have started for Changsha, Lu Swen-ji and her three children have started for Chungking; Hwang Li-ming and her mother and children have gone to Shanghai. They say that people are even hiding in the tool sheds at Wuhu in their desire to get out of Nanking.

August 14. Saturday. Francis Chen, the business manager and I went out this morning and made... the site for our trenches which we hope to have dug within a few days. We have had instructions from both a Chinese and a British military expert we think we know how they should be made. Being nearly 20 anti-aircraft guns is almost as much of a danger as the planes. 11 a. m. Anna Moffet, Ronald Rees, John Agnew and I spent an hour and a half over in Anna's office trying to... the... in a situation like the present one... and by hopelessly and see war come upon the... that we can do - and if so, what? This morning at five o'clock I got up and drafted a plan for INTERNATIONAL ORAL ORGANIZATION which could be started at least start and no one... far it would... seems to me that there are enough people in all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together with religious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s... have an influence - if only we could act together. My idea would be to try in every possible way to bring pressure upon the military... of Japan and upon the people of Japan... I would accompany... to begin on November 1st and... the peace loving people of Japan... to stand... I do not think the... down to... for Christian... we had an International... in such a time. P. M. on the radio at Anna's we learned that air... are now... on in Shanghai.

August 15. Sunday. This afternoon two air... took place in Nanking. They were our first and... were particularly... The first one started at 2 o'clock. Strange to say at... I called the students together and... ized them and... did them... to do - saying that we did not expect a... but that we wanted

陆束屏一编著

明妮·魏特琳一九三七—一九二八年日记、书信和电文

翻译

南京出版社

ust 1-5, Sunday. This afternoon two air raids took place in Nanking. They were our first and they were particularly force ones. The first one started at 2 o'clock. Strange to say m. II called the students together and organized them and told them to do - - saying that we did not expect air raids but that w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腥风血雨话金陵：明妮·魏特琳 1937～1938 年日记、书信和电文 / 陆束屏编译. — 南京：南京出版社，2012.12

ISBN 978-7-5533-0140-2

I. ①腥… II. ①陆… III. ①魏特琳，M. (1886～1941)—日记②魏特琳，M. (1886～1941)—书信集③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①B979.971.2②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8783 号

书 名：腥风血雨话金陵
——明妮·魏特琳 1937—1938 年日记、书信和电文

作 者：陆束屏

出版发行：南京出版社

社址：南京市成贤街 43 号 3 号楼 邮编：210018

网址：<http://www.njpbs.com> 电子信箱：njpbs1988@163.com

联系电话：025-83283871、83283864(营销) 025-83283883(编务)

出 版 人：朱同芳

责任编辑：朱天乐 谢 微

装帧设计：周 勇 王 梓

责任印制：杨福彬

排 版：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刷：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毫米 1/32

印 张：12.5 插页 4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3-0140-2

定 价：40.00 元

序 言

由于工作关系的缘故,20年来,我曾经接待过许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和一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遗属,其中很多人在历史回忆中都提到明妮·魏特琳的中文名字——华群,亲切地称她为华小姐。正因为如此,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有的史料陈列厅内,一共只有三尊历史人物的雕像,魏特琳女士的雕像成为其中之一。魏特琳女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倾其能力,最大限度地保护受难的南京人民的功绩,已经载入南京城市的历史之中,成为南京人永久记忆的一部分。

2011年12月27日,我很荣幸地收到身居美国的陆束屏先生的来函,说他正在编辑一本有关明妮·魏特琳女士1937—1938年的日记、书信和电文为内容的书籍,取名为《腥风血雨话金陵》,很想在南京出中文版,要求我提供帮助。前些年,南京已经有出版社公开出版过魏特琳日记,会不会是重复呢?在以后我与陆先生的22封往来信函中,我逐渐打消了顾虑。因为这本书具有如下几个不同的特点:

1. 关于版本。《腥风血雨话金陵》以纳希维尔基督会历史协会图书馆收藏的日记作为底本,对照耶鲁神学院的藏本增补勘误,选译内容为与南京大屠杀前后的事件密切相关的日记。书中所收录的照片,除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营工作人员合影来自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外,其余照片均取自纳希维尔基督会历史协会图书馆。

2. 关于内容。《腥风血雨话金陵》选译的内容为魏特琳女士1937年8月12日至1938年2月28日之间的全部日记;1938年2月28日至1938年6月12日间的部分日记。然后按日记的日期顺序插入魏特琳从南京寄出的信件,撰写的文章、报告、向日本和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报告日军暴行的信件,以及美国外交官代魏特琳

从南京发回美国的电报。这些信件、报告和外交电报，分别来自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纳希维尔基督会历史协会图书馆和美国国家第二档案馆。编者将选用的日记、信件、报告和外交电文分为十四章，并根据每章记叙的主要内容，为每章加了标题。

3. 关于翻译。魏特琳用打字机书写日记时，为了节省篇幅并减轻国际航空邮件的重量，使用了很薄的纸张，并且没有将日记分段，因此给后人阅读带来很大不便。编者在研读日记英文原稿的基础上，根据日记记叙的内容将其分段，以便利阅读。同时，在尊重原文，尽可能不改动原文的原则下，对明显误植的标点符号、错字、别字一一加以修订，保证了中文译文的准确。

4. 关于注释。在魏特琳的日记中出现了大量的人名、地名、机构团体与大大小小的事件。其日记中出现的大量人物，很多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扮演过具有一定分量的角色。本书在每一个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在资料就手的情况下，一一加以介绍，尽可能多地使读者了解这个人物的历史，当时的情况，以及以后的经历，侧重于这个人物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并使读者感到这个人物在日记中不仅仅是个人名，而是在社会历史的三维空间中生存、活跃、互动的鲜活个体，在一定程度上使人理解魏特琳为什么在那个场合提及这个人，从而揭示这个人物与魏特琳之间，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详尽的注释帮助读者深入透彻地理解日记的内容，并由此增加该书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可读性，也大大提高该书的史料与研究价值。

5. 关于插图。《腥风血雨话金陵》中精心选用了中国地图、长江下游图、南京市市区图、南京安全区图、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图和南京大屠杀地点分布图等六幅图，试图再现 1937—1938 年间的历史面貌，协助读者指认日记及其它材料中提到的城市、乡镇、南京当时的主要街道、机构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上的主要建筑。

6. 关于创新性。与 2000 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魏特琳日记》相比，《腥风血雨话金陵》最突出的特点是中文译文的准确性。魏特琳日记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资料，史料价值毋庸置疑。然而，魏特琳日记是对生活细节的逐日记载，因此涉及的方面极广，记述了众多各类人物。对熟悉她的生活圈子并具有类似经历

的同时代人,应该是耳熟能详的人与事。但对于相隔七十多年后生活在完全不同时代与社会环境中的今天的读者来说,透彻地理解日记的内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说日记中提及的一些大事件,人们或多或少地有所了解的话,日记中先后出现的众多不那么有名的人物,读者则相对比较含糊,遑论深入理解他们出现的原因及其内涵,如果这些人名又未能准确译出,情况更是如此。翻译上的错误不但减损了日记作为史料存在的价值,也不便学者研究使用。《腥风血雨话金陵》不仅对相关的人名、地名、机构进行了仔细的考证,甚至将日记中使用的一些生僻的词句、诗句和前后关联度较差的事件背景都进行了比较详细和确凿的注释。

陆束屏先生作为一位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始终关注着自己民族受难的历史,其责任感、其精神都是非常感人的。我清楚地记得,他于1999年在北京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一书问世后,立即给我寄送了一本,该书以其史料的翔实、准确、严谨,至今仍然成为我手边常常引用的资料书籍之一。此次,他又耗费诸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大量查找第一手资料,仔细核对与校正,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编写出了这本关于魏特琳见证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书籍,的确更具史料性、权威性和正确性。作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以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我十分感谢陆先生不辞劳苦,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与传播,作出了鼎力的贡献。

愿陆束屏先生的这部新著,成为南京大屠杀系列书籍中的一本具有价值的奇葩。

注:作者系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日本史学会理事、江苏省近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特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共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会会长、南京社会科学院国际和平研究所所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研究员

目 录

引言	1
地图	35
1 战争爆发血染上海	41
2 金陵女大筹划迁徙	68
3 日军空袭日趋惨烈	96
4 英勇无畏坚守岗位	126
5 淞沪战事急转直下	153
6 战事逼近首都南京	181
7 建安全区庇护难民	204
8 日军陷城狂施暴行	225
9 敌军胁迫难民登记	246
10 水深火热难民煎熬	272
11 苦难深重难见天日	292
12 宁愿挨饿不离女大	314
13 胡作非为凌辱妇女	338
14 数万遗骸仍未掩埋	363
后记	394

引言

—

1937年7月7日晚,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驻扎在北平西南郊的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声称有人向他们开枪;演习结束点名时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于是,日军来到坐落在卢沟桥近旁的宛平县城,要求开城搜查失踪的士兵。中国方面拒绝了日方的要求后,日军炮击宛平县城,开启战端^①,由此,拉开了第二次中日战争(1937—1945)的序幕。在此后的数周内,日军在华北地区发动全面进攻,占领北平、天津、保定等城市和地区。

华北的战火燃起之后,在南方的上海地区,气氛也日趋紧张。1937年8月9日,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官兵驱车强行进入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受阻,开枪打死一名中国保安队员。守卫机场的中国保安队随即予以还击,将两名日军击毙。^②虽经双方数轮谈判,“虹桥事变”酿成剑拔弩张之势;双方在上海地区集结了大批军队,战火一触即发。

8月13日早晨,日本方面宣称中国狙击手向日军巡逻兵开枪,遂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了小规模进攻。零星的冲突逐渐升级之际,双方均增援了大批部队到上海。随后的几天,中国方面四个师的兵力和数千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在上海的街道上展开了激战。

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基本上处于攻势,持续向日军阵地发起攻

① 卢焜熙(David John Lu),《从卢沟桥到珍珠港》(*From the Marco Polo Bridge to Pearl Harbor*),华盛顿特区: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s Press),1961年版,第16页。

② “日军官武装直冲我飞机场”,《申报》,1937年8月9日,第9版。

击,试图将日军驱逐出上海。然而,中国军队给日本海军陆战队造成的强大压力随着8月23日日本两个师团在位于上海北部的长江口登陆而缓解。中国军队的大部迅速向北奔袭,以阻止日军增援部队登陆。由此,战场的重点转移到乡村地区,中国军队则处于守势。

战争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一个城镇有时数易其手。在装备精良和训练有素的日军面前,中国军队不顾重大伤亡而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坚守着日益缩小的阵地,与日军逐街逐屋地争夺,直到11月初日军在上海南北两地增援的几个师团登陆为止。随后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入日军之手。

中国军队从上海仓促西撤的过程中,未能在上海以西组织起有效地抵抗。日军充分利用这一时机,迅速追击溃退的中国军队。在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的指挥下,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军。

日军在长江下游西进的过程中,在经过的城市、乡镇和村庄犯下了一系列暴行。日军不问情由地大肆屠杀平民、到处搜寻强奸妇女、焚烧民居、肆意抢劫。11月19日苏州沦陷。翌日,有人目睹日军在一个名叫梅巷的郊区小村庄内搜捕并处决了60名农民。^①

11月22日,日军攻占了无锡。目击者描述了这一天在无锡郊区一座村庄发生的情况:

有一百多名日军士兵将38名百姓驱赶到那里并四面将其围住。这群人当中有两名女性,一位是十七岁的未婚少女,另一位是孕妇。她们被带进不同的房屋遭受了“鬼子”的轮奸。她们在遭受折磨之后虚弱得不能站立。

强奸完了这两名女性之后,日军开始了纵火和集体

^① 本多胜一(Honda Katsuichi),《南京大屠杀:一名日本记者眼中日本全民族的耻辱》(The Nanjing Massacre: 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ing Japan's National Shame),纽约州阿蒙克(Armonk):M. E. 夏普(Sharpe)出版社,1999年版,第42至45页。

杀戮。几个日本兵将两位遭受强暴的女性拖回院子，另外一部分士兵下手焚烧所有的房屋。

日军将一把扫帚插入年轻女子的下体并用刺刀戳刺她。他们剖开孕妇的肚子，从中挑出胎儿。

有三名男子不忍看其房屋被大火焚烧，不顾一切冲破日军的包围圈冲向自己的房子。他们遭到另外几个日本兵的阻止，并将他们赶进火势最大的一间房子。日本兵将房门从外反锁之后一会儿，屋顶在大火中坍塌，砸在这些人身上海。

现场的嘈杂和混乱使得一名两岁大的男婴大声啼哭。一个日本兵将其从他母亲怀中夺过来扔进大火中。歇斯底里大喊的母亲惨遭日军刀刺之后被丢入河中。其余的31个人被强迫面朝小河跪下。日军用刺刀从后面刺杀他们，扭转刺刀将他们的五脏六腑捅出来，再将他们扔进水里。^①

11月29日常州沦陷之后，日军抓住一名18岁的男子强行将其当做随行苦力为他们搬运行李。因此，他得以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日军的所作所为。就在这个小伙子被日军抓获之时，日军还扣留了一名40岁左右的男子。日军搜遍了此人全身以图寻找到些值钱的东西。然后，日军将他推下河去，并在他浮出水面时将他射杀。还有一次，日军劫持了一名年轻女子。他们迅速将她带至“河边的一个小码头上，日军随后试图扒下女子的衣服。女子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但是日军仍然将她扒得精光，其他日军一边吃午饭一边围观此事并不断地鼓掌、尖叫。女子拼尽全力试图用手帕将自己遮盖起来，在抵抗企图将手帕从她手上抢去的日军时，她坠入河中。日军瞄准她的头部将其枪杀”^②。

① 本多胜一(Honda Katsuichi)，《南京大屠杀：一名日本记者眼中日本全民族的耻辱》(The Nanjing Massacre: 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ing Japan's National Shame)，纽约州阿蒙克(Armonk)：M. E. 夏普(Sharpe)出版社，1999年版，第63至65页。

② 同上，第94页。

最为臭名昭著的暴行是两名日军中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杀人竞赛”。两人约定最先杀满一百人者为胜方。结果，从常州杀向南京时，一人砍杀 106 人，另一人砍杀 105 人。^①

12 月 5 日，日军攻占了南京以东约 35 公里的战略要地句容县城。此后数天之内，中国守军将南京城的外廓阵地陆续丢失。12 月 9 日，日军挥兵直抵南京城下，将其三面包围。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向南京城防司令唐生智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守军在次日中午无条件投降。中国守军没有理睬，对最后通牒不予答复。12 月 10 日下午 2 点，日军向南京城发起总攻。猛烈的轰炸、炮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两天，炮火将城墙数处炸开，日军于 12 月 12 日夜晚蜂拥入城，与中国守军进行激烈的巷战。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城为日军攻陷。

二

犹如日军在此前攻占城镇的行径，他们在南京城及周围地区肆无忌惮地施以暴行，其规模之大远非此前的记录可比。日军刚入城，便大肆搜捕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老百姓。恣意放纵日本兵大肆屠杀，任意奸淫妇女，到处掳掠抢劫，肆意纵火焚烧。1938 年 1 月 6 日抵达南京重开美国大使馆的美国副领事詹姆斯·埃斯皮对于中国首都沦陷后发生的情况作了概括性的描述：

他们描述的南京是一幅日军占领之际降临并笼罩着全城的恐怖画面。他们以及德国居民讲述了这座犹如被捕获的战利品而落入日军手中城市的情况。这不仅仅是有组织的战争过程中被占领的城市，而且是被入侵的军队攫取的城市，这支军队的成员似乎对战利品猛扑上去，

^① 本多胜一(Honda Katsuichi)，《南京大屠杀：一名日本记者眼中日本全民族的耻辱》(The Nanjing Massacre: A Japanese Journalist Confronting Japan's National Shame)，纽约州阿蒙克(Armonk)：M. E. 夏普(Sharpe)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25 至 127 页。

毫无节制地掳掠，施以暴行。更为完整的数据和我们自己的观察并没有得出能质疑他们所提供材料的事实。留在城内的中国平民犹如难民拥挤在所谓的“安全区”的街道上，他们中许多人赤贫如洗。屠杀男子、妇女、儿童，闯房入舍，掳掠财产，焚烧、毁坏房屋建筑的确凿证据几乎无所不在。

.....

.....

.....

然而，数以千计的日本兵仍继续蜂拥在城里，犯下难以言说的掳掠与暴行。根据外国目击者对我们的叙述，放纵的日本兵犹如一群野蛮之徒蹂躏着全城。全城各处数不清的男子、妇女和儿童遭屠戮。还听说有些老百姓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缘由便遭枪杀或被刺刀捅死。^①

企图渡江逃生的数万中国军人与难民，由于缺乏渡江舟楫而麋集在沿江一带。日军在南京周围，特别在沿江地区，搜捕了大批俘虏与平民，并将他们用绳索或牵、或绑，驱赶到临近的空地，加以集体屠杀。大多数大规模的集体屠杀发生在南京城外沿江地区，诸如燕子矶、草鞋峡、鱼雷营、中山码头、挹江门、上新河和其他地点。但是每一次集体屠杀都会有一些人奇迹般的幸存下来，向人们讲述他们恐怖的经历。

伍长德是当时南京的一名警察，是12月15日汉中门外屠戮1600多人集体屠杀的幸存者。他在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讲述了那1600人的命运和他自己死里逃生的经历：

每一次，有一百多人在刺刀的逼迫下，被驱赶着穿越城门，刚出城门便被机枪射倒，尸体沿着斜坡滑入护城河中。那些没有被机枪打死的人，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

^① 詹姆斯·埃斯皮(James Espy),“1938年1月南京状况(The Conditions at Nanking, January 1938)”,1938年1月25日,第2-8页。原件藏位于马里兰州学院公园(College Park)的美国第二国家档案馆第59卷宗组国务院中央编号1931至1939年文件,M976套微缩胶卷,第51卷,国务院文件号码793.94/12674。

这样有一百多人的的人群,在我之前大约有 16 批被驱赶着走过城门。他们都被屠杀了。

当我们这一批的一百多人被驱赶着往城门外走的时候,在机关枪开火之前,我尽快地向前跑,扑倒在地,因而没有被机关枪的子弹射中,一个日本兵用刺刀戳了我的后背。我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装死。日军往尸体堆上浇上汽油放火焚尸之后离去。^①

大屠杀期间在南京的美国圣公会的传教士约翰·吉利斯比·马吉记录了另外一次集体屠杀幸存者的经历:

他叫刘康威,是下关的模范村四所村中国圣公会教堂的新教徒,日军占领南京前,他随其他教友一起躲进了安全区。1937 年 12 月 16 日,他与其他 13 位教友一起被日军抓走,随后,他们被撵进一拨大约有 1000 人(据他本人估计)的队伍并被押往下关江边,他们在码头附近一字排开,日军随后进行了机枪扫射。天已黄昏,由于身后是长江,加之三面是日军的机枪,根本没有机会逃脱。他站在队伍的最后边,紧靠着江边,随着队伍中不断地有人倒下,刘虽然没有受伤,但也跟着倒了下去。他卧在浅水里,隐藏在他周围的尸体下面。就这样坚持了三个小时。他感觉江水冰冷刺骨,以致于站起来的时候几乎已不能行走。但是,他挣扎着走到一间被遗弃的屋子,找到了一点铺盖。^②

① 伍长德(Wu Chang Teh),“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Testimony at the Court of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R. 约翰·普理查德(R. John Pritchard)与索尼娅·麦格巴努尔·扎伊德(Sonia Magbanua Zaide)编辑的《东京战犯审判,第 2 卷,军事法庭诉讼》(Tokyo War Crimes Trial, Vol. II, Tribunal Proceedings),纽约:加兰(Garland)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605 页。

② 约翰·G. 马吉(John G. Magee),“暴行电影,案例 3(Film, Case 3)”,原件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第 8 卷宗组,第 263 档案盒,第 7 文件夹。

与此同时,在城内城外还进行着许多小规模集体屠杀。南京沦陷后仍在城内的《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斯提尔描述了这样的集体屠杀:

我亲眼目睹了一次集体屠杀。有数百人的一群将被处死的人,扛着一面大幅的日本旗穿街而过。他们被两三个日本兵押着,赶到一块空地上,一小组、一小组地遭到残酷屠杀。一个日本兵站在越积越高的尸体堆上,用步枪射击仍在动弹的躯体。^①

还有数量众多的中国军人身陷城内。他们丢弃了武器,脱下军装,换了便服,混杂在平民之中。由此,日军在全城逐家逐户仔细搜索中国军人。他们搜捕了身强力壮的男性居民,逐个检查,看看他们头上是否有戴帽子的痕迹,肩膀上是否有背包、扛枪的印记,手上有没有老茧,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当过兵。只要有上述一种印记,此人必死无疑。结果,很多人力车夫,以及其他工人、农民被押往刑场处决。^②

许传音曾于191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经济学博士,1937至1938年担任南京红卍字会的副会长。日军进城之后的一天,他得到一次在城内巡视的机会。他看见“到处都横陈着尸体。有些尸体仍是当时遭枪杀时的样子躺着,有的跪着,有的弯着腰,有的侧身躺着,还有的叉腿张臂”。^③美国传教士马吉在信中谈到,日军“不仅仅枪杀了所有抓到的俘虏,还打死了数目庞大,年龄各异的平民百姓。很多人就像在街上狩猎野兔那样遭到射杀”,“从城南

① A. T. 斯蒂尔(Steele),“记者比喻在南京屠杀惊恐的中国人犹如在美国围猎野兔”(Reporter Likens Slaughter of Panicky Nanking Chinese to Jackrabbit Drive in U. S.),《芝加哥每日新闻报》(The Chicago Daily News),1938年2月4日,第2版。

② 乔治·A. 菲奇(George A. Fitch),1937年12月23日日记,原件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第11卷宗组,第9档案盒,第202文件夹。

③ 许传音(Hsu Chuan-ying),“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证言”,R. 约翰·普理查德与索尼娅·麦格巴努尔·扎伊德编辑的《东京战犯审判,第2卷,军事法庭诉讼》,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年版,第2563页。

到下关,全城到处都是尸体”。^①

街道上遍布着尸体,有时必须把尸体移走,汽车才能通过。^②留在南京报道攻城、城陷情况的美联社记者 C. 叶兹·麦克丹尼尔记叙了 1937 年 12 月 16 日离开南京城时他最后的印象:“我对南京最后的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③

根据 1948 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认定“在日军侵占南京之后最初的六周时间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超过 200 000 人”,根据“埋尸团体和其它慈善机构的总共埋尸超过 155 000 具记录”可知上述人数并不夸张。这个埋尸数字“尚不包括被日军毁尸灭迹、丢弃长江以及日军通过其它方式处理的尸体”。^④

大屠杀仍在进行之际,日本兵还在全城搜索、强奸妇女。在南京的外籍居民相信,在日军占领城市初期,每天晚上发生上千起强奸案;一位美国人曾计算过,仅在一处美国人的房产中一夜就有 30 起强奸案。^⑤被放纵的日军四处寻找强奸妇女。下至 11 岁的稚嫩少女上至 60 岁开外的老嫗均成了日军士兵肆意纵欲的牺牲品。很多情况下,女子被强奸之后惨遭杀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就此作出简要的结论:

发生了很多的强奸事件。稍有不从的受欺凌者或者试图对其进行保护的家人都会被立即处死。全城各处从

① 约翰·G. 马吉(John G. Magee),1937 年 12 月 19 日给妻子菲丝(Faith)的信,原件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第 8 卷宗组,第 263 档案盒,第 2 文件夹。

② F. 提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攻占南京肆意屠戮”(Butchery Marked Capture of Nanking),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1937 年 12 月 18 日,第 10 版。

③ C. 叶兹·麦克丹尼尔(Yates McDaniel),“战地记者的日记描绘恐怖的南京”(Nanking Horror Described in Diary of War Reporter),芝加哥每日论坛报(The Chicago Daily Tribune),1937 年 12 月 18 日,第 8 版。

④ R. 约翰·普理查德与索尼亚·麦格巴努尔·扎伊德编辑的《东京战犯审判,第 20 卷,判决书及附录》(Tokyo War Crimes Trial, Vol. XX Judgment and Annexes),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9608 页。

⑤ 詹姆斯·埃斯皮,“1938 年 1 月南京状况”,1938 年 1 月 25 日,第 9 页。

幼弱女孩到高龄老姬的大批妇女被强奸,很多强奸案中
还伴随着变态的施虐行为。很多女性在遭受凌辱之后被
杀死,肢体支离破碎。日军占领南京之后的第一个月内
大约发生了 20 000 多起强奸案。^①

在日军的占领下,对女性来说每天的日子如同地狱。金陵大
学社会学教授路易斯·S. C. 斯迈思在信中告诉他的妻子,在暴行
发生的高峰期,

那两天每晚肯定有 1000 多名女子被强奸,也许在白
天也有数量相等的强奸案发生,就发生在安全区里!年
轻女子和一些年龄稍大的妇女一旦被日军抓住都会被强
奸。牧师的妻子,大学教师的太太,不分身份均遭遇相同
的命运,只是他们更喜欢漂亮些的妇女。在金陵神学院,
17 个日本兵轮奸一名妇女,创下最高记录。在美国,人们
耳语“强奸”。对我们,这几乎是家常便饭!大批强奸案
骤然而至,来不及记录,以至于我不得不开始伏案将它们
速记下来。^②

留在南京的美国传教士威尔逊·波鲁默·米尔斯描述了城内
女性遭受的苦难、恐惧与痛苦:“如果你见到成群的妇女清晨从一
个地方逃到另一处她们认为会比前一天遭遇的恐怖夜晚稍微安全
一些的住所,你一定会跟我一样心如刀绞。的确确有成千的强奸
案发生了。”^③

马吉牧师用他的 16 毫米摄影机记录下了最为血腥最为野蛮
的强奸谋杀案。马吉还提供了书面材料来诠释摄制的画面:

① R. 约翰·普理查德与索尼亚·麦格巴努尔·扎伊德编辑的《东京战犯审判,第 20 卷,判决书及附录》,纽约:加兰出版社,1981 年版,第 49605 至 49606 页。

② 路易斯·S. C. 斯迈思(Lewis S. C. Smythe),1937 年 12 月 21 日写给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的信,原件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第 8 卷宗组,第 103 档案盒。

③ 威尔逊·波鲁默·米尔斯(Wilson Plumer Mills),1938 年 1 月 10 日写给妻子妮娜(Nina)的信,原件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第 8 卷宗组,第 141 档案盒。

1937年12月13日，三十名日军来到南京城东南新路口5号一户人家敲门。户主是一名哈姓穆斯林，哈先生开门后，立即被他们用左轮手枪打死。哈先生死后，房客夏先生跪在日军面前乞求他们不要再伤害其他人，也被日军用左轮手枪打死。哈太太在质问日军为何杀死他丈夫时被日军枪杀。抱着一岁的女儿躲在客厅桌子下面的夏太太被日军拖拽出来。在被强行脱光衣服并遭数名日军轮奸后，夏太太的胸膛被日军用刺刀戳穿，还在她的下身插上了一个瓶子，并用刺刀刺死婴儿。日军随后进入了隔壁夏太太父母和女儿的房间，夏太太的父亲76岁，母亲也74岁，两名女儿则是16岁和14岁。日军企图强暴这两名姑娘，外祖母上前保护，但被日军用左轮手枪射杀。外祖父抱住他妻子的尸体，也被杀害。随即，两个女孩被剥光衣服，姐姐被2—3名日军奸淫，妹妹则遭3名日军强暴。日军奸淫完姐姐后将她刺死，还在下身插入一根藤条。妹妹也被刺死，只是没有受到像姐姐和妈妈那样更灭绝人性的对待。后来，士兵们又用刺刀刺伤了躲在同一房间里的另一个七八岁的妹妹。在这栋住宅中最后被杀死的是哈家两个分别为4岁和两岁的孩子。4岁的孩子被刺刀刺死，日军用军刀将两岁的孩子从头向下劈成两半。那个8岁的小孩受伤后爬进隔壁的房间，那里躺着她母亲的尸体。她在那儿同没有受伤的4岁妹妹一起待了14天。两个孩子靠着炒米和锅里的一点锅巴活命。摄影者从这位小姐姐的口中了解到了以上报告的一部分情况，孩子的叙述证实了一个邻居和亲戚叙述的一些细节，也修正了他们讲的另一一些细节。这孩子还说，日本兵每天都到这所房子里抢东西，因为她们俩藏在旧床单下面，所以日军始终没有发现她俩。^①

① 约翰·G·马吉，“暴行电影，案例9(Film, Case 9)”，原件藏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部第8卷宗组，第263档案盒，第7文件夹。